

附：

反 击

（电影完成台本）



反动影片《反击》片头字幕

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，是一大发明。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，总要先造成舆论，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。革命的阶级是这样，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。”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反党集团，精心策划，授意炮制的反动影片《反击》，就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一株大毒草。

在《反击》的炮制过程中，“四人帮”及其亲信，怀着险恶的用心叫嚷：“抓反击是大局”，“要纳入大的斗争”，“可以写到中央”，搞成“整个社会的缩影”，他们用贼喊捉贼的卑鄙手法，蓄意颠倒敌我关系，在影片中捏造了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的人物，在这个人物身上，“四人帮”倾注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，加上了只有他们自己才干得出来的种种罪恶，妄图制造混乱，以打倒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负责同志。《反击》精心塑造的所谓主要英雄人物，是一个猖狂地进行反党活动的形象。另一个所谓英雄人物是“四人帮”一伙资产阶级阴谋家、野心家的化身。影片拍成之后，“四人帮”曾得意忘形地宣称，这部反动影片是“重型炮弹”、“强级地震”，准备一旦时机成熟，就在全中国上映，以配合他们篡夺

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，迎接他们梦想的反革命复辟的所谓“盛大节日”的到来。

以英明领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“四人帮”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，这部反动影片也很快就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出来，成为“四人帮”妄图篡党夺权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的记录。

有组织地在内部放映反动影片《反击》，并进行公开批判，是为了揭穿“四人帮”一伙极右派的反革命真面目。使毒草变成肥料，让广大干部和群众加深认识粉碎王、张、江、姚反党集团的伟大意义，把揭发批判“四人帮”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。

黄河大学党委书记、工宣队负责人江涛，头戴安全帽、身穿工装。他吹着哨子，摆动手中的红、绿旗，高声喊着：“准备好，闪开——预备——”他那洪亮的嗓音，在山谷里发出连续的回声，“放”。

一号隧道洞口爆炸。

二号隧道洞口爆炸。

浓烟从洞口滚滚而出。

江涛：“放！”

大坝一、二、三、四号底孔先后爆炸。

一个底孔爆炸。硝烟弥漫。

江涛一挥小旗：“放！”

八个底孔同时吐出滚滚浓烟。

坝上。

老耿兴冲冲地走来，喊着：“江涛同志！老江！”

江涛：“老耿同志！”

老耿（兴奋地）：“一切都很好，坝身情况正常。”

两人并排走着。

老耿：“今天的爆炸试验证明，三结合小组提出的打开底孔和隧道的排沙方案是完全可行的。这一来淤在水库的

泥沙就可以排出去了。”

江涛：“这是开门办学，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成果。”

在他们谈话中，劳动的人流不断从他们身后穿过。

他们谈着话。（出画）

龙门吊上写着醒目的大标语：“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。”

大坝上，推车、拉车、挑土的人群，往来如梭，一片欢腾。

隧道洞口的闸门处，人们在紧张地安装闸门提升设备。

一个身穿印有“黄河水利工程队”背心的工人吹哨指挥着背景徐徐移动的大吊车。

藏族女学员卓玛汗流浹背，挑着满满一担炸碎的水泥碴子奔跑出画。后跟肖红也挑着满满一担水泥碴子奔跑过来。

一个社员，开着拖拉机驰过竞赛的人群。

周老师挑着担子喊：“哎，大闯，快，田大娘挑绿豆汤来了。”

一队师生拉着排子车奔跑过来，大闯穿着印有黄河大学水利系的背心，拉着排子车迎面跑来。

他喊着：“周老师！那就让大伙休息吧！田大娘！”

田大娘和她的小外孙女挑着绿豆汤，提着一篮黄瓜，热情的招呼着：“哎！大闯，同学们快来呀，大热天喝点绿豆汤，还有刚摘的嫩黄瓜。”

学员们围拢上来，七嘴八舌和大娘说话。大闯：“沈牛，这绿豆汤可真好喝呀，大娘，再来一碗。”

田大娘接过大闯的碗：“好，喝吧，孩子们，今天大娘管够。”

小女孩拿着篮子说：“肖红姐，这有刚摘的黄瓜。”

肖红一看，把汤递给卓玛：“卓玛，你喝汤吧，我爱吃黄瓜。”

田大娘逗趣地说：“肖红呵，你可别把那筐黄瓜都吃了，多给江涛留两根，江涛从小就爱吃黄瓜，今天我特意给他多摘了些。”

肖红：“田大娘就是疼老江。”

一阵轰笑。

文教授挑着土筐满头大汗走来：“田大娘。”

田大娘：“文教授啊，快来喝一碗吧，文教授你这么大了，还和大家一块干。”

文教授由衷地说：“锻炼锻炼嘛！”

田大娘：“你们开门办学可真办到我们贫下中农心坎上了，你来看……”

镜头从大坝摇到水库，水库里泥沙翻滚。再摇到提升室，田大娘、文教授和学员们走过天桥。

田大娘：“自打洋专家设计了这个大坝，淤了一水库的泥沙，把咱这儿几十万亩好地都上了碱，打不出粮食，给国家作不出贡献……”

文教授、田大娘、学员们走来，

田大娘：“咱贫下中农心里难受呵！自打老江同志带着你们这些学生老师来，整天和这儿的工人一起攀山、下河，

风里来雨里去，一个心眼要把这水库的泥沙给治住，这都是你们学校教育的好！”

文教授诚恳地：“大娘，我们做得还很不够，还要请您多提意见。”

田大娘：“有什么意见，……我是舍不得你们走哇。”转身（出画）。推出大闯、沈牛。

大闯、沈牛疑惑地互相看看，大闯：“什么，走？”

田大娘手拿荷包转过身来：“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几个老婆子连夜赶出来的，送给你们留作纪念，一人一个。”

说着送给每个人。

卓玛欣喜的拿着荷包：“真好看。”

田大娘又递给大闯荷包。

荷包的特写。

大闯念着荷包上绣着的字：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。”

大闯解开荷包，惊奇地：“土？！”

大闯不解地：“大娘，您这是？……”

田大娘：“这是黄河边上的土。这土里有咱穷人的泪，有革命烈士的血，有贫下中农的汗啊！你们带着它，不论走到哪里，也不要忘了黄河啊……”

大闯走上一步，捧着荷包激动地说：“大娘，毕业后我们也不走了，就在这块土地上扎根了。”

田大娘欣喜地：“是真的？”

大闯：“是真的！”

田大娘：“太好啦！”

沈牛捧着一张决心书激动地说：“您看。”

决心书充满画面。

沈牛：“这是我们向校党委表示毕业当农民的申请书。”

大字报栏，《人民送我上大学，我上大学为人民》。

乔伯仁、薛教授走来。

乔伯仁：“你看，开门办学、开门办学，都不想回去念书了，表了这么多决心，毕业后还要当工农。”

薛教授：“大学毕业当工农，那还上大学干什么？”

姚明力（画外音）：“乔主任、薛教授！”姚明力身背行李（入画）。

乔伯仁：“嚟，姚明力，你这是干什么去？”

姚明力：“省水利局调我回去工作。”

薛教授：“好啊，好啊，来，祝贺你结束了下放劳动的生活。”

姚明力：“谢谢！再见！”（出画）

薛教授：“好，再见。”

乔伯仁：“他不是你当年的那个高材生吗？”

薛教授：“是啊，可江涛说他是思想反动，白专典型，还遭受过批判，其实还不是多读了点书嘛。现在大学生的水平，连他一半也赶不上。”

乔伯仁：“嗯，这个问题我们得找江涛谈谈，走。”

卓玛等人走来。

卓玛拿着决心书：“江涛同志，布谷鸟飞到草滩是为了报告明媚的春天，写给党的话语，是为了表达真挚的心愿。”

把决心书交给江涛。

江涛接过决心书：“卓玛，黄河的深浅，看看浪花就知道；翻身农奴女儿的心愿，看看行动就知道。同学们，你们都是报春的，经过几番风雨，迎来的必将是万紫千红。我支持你们，同学们，贴出去！”

卓玛等同学兴高采烈地拿着大字报走了。

乔伯仁，薛教授走来。

乔伯仁：“老江，老江，你快去看看那些大字报，越来越出格了，说什么大学毕业当工农，我们当领导的要往正道上引啊。”

江涛：“老乔啊！同学们的大字报写得好啊，正当那个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，引诱青年们走向特权阶层的时候，我们的工农兵学员、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学生，自愿和工农划等号，这是中外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，这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可喜成果。”

乔伯仁：“江涛同志，你是工宣队负责人，校党委书记，又是省委常委，情况当然比我们了解得多，听说教育要整顿了。”

江涛：“噢，你们很敏感啊！”

电话响，乔伯仁拿起电话：“哎，我乔伯仁呀，噢，宋秘书，啊，什么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”

小方打水。

乔伯仁神秘地把小方叫来：“韩小方，来，来，你爸爸官复原职了，哼，还是省委第一书记。”

小方：“嘿！”

乔伯仁：“哎……明天下午两点的班机。”

飞机降落。

林荫道。

红旗轿车急驰而过。

车内。

韩凌狂笑：“小平同志这次特地把我找到他家里吃饭。他说文化大革命后各方面都有个整顿问题，要我们这些老家伙敢字当头，不要怕嘛。”

乔伯仁：“这八九年可不容易啊！”

宋彬：“是啊！”

韩凌：“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我这不是又回来了嘛。小平同志说，整个整顿工作，要以‘三项指示为纲’。”

乔伯仁：“太好了，教育是应该整顿了。”

韩凌：“嗯，工交、科技、四个现代化都和你们教育有关，可不能拖后腿呀。小平同志很重视教育。他说当前主要危险是不读书，要我们从这里开刀。”

乔伯仁：“从教育开刀？”

韩凌：“是啊，你好好体会体会吧。文化大革命是从哪里开始的？嗯？老乔，要有气魄！”

乔伯仁：“可我们学校的江涛……”

韩凌：“这你放心，现在形势不同了。再硬的石头也挡不住我们的路……”车停。

车窗外，黄河大学的师生们打着红旗扛着劳动工具，正穿过马路。

汽车的小镜子里。韩凌：“这也是大学？这也算大学生？倒车！”

倒车。

韩凌：“宋秘书，回去立即通知召开省委会，全面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。”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写有省委会议室的大门打开。

韩凌一脸怒气走出来，他边走边拉文件包的拉锁，拉锁坏了，他嘴里愤愤地说：“真不象话！”宋彬赶忙上前接过文件包。

韩凌对身边的《黄河日报》总编说：“这个班子不能贯彻新精神，必须加以整顿。”（出画）

委员甲、乙正收拾东西。

委员甲赶上要离去的委员乙。

甲：“老黄，今天的会议开得太紧张了。”

乙：“是啊。”

甲：“赵大姐和老江的意见很值得重视。”

乙：“可是‘整顿’和‘三项指示为纲’是韩书记从北京带回来的哟。”

江涛同赵主任走下楼梯。

江涛：“赵大姐，我真没想到，这股风刮得这么猛。”

赵主任：“是啊，刚才你在会上的意见很对。”

江涛：“要是按照这个整法，那不是把文化大革命后的大好形势统统整掉了么？”

赵主任：“嗯，这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态度问题。”

宋彬打开车门。韩凌：“哼，该整掉的就得整掉。”

江、赵走出省委门前。

赵主任：“这回你们学校又是首当其冲，你可要有充分的准备呀。”

江涛：“放心吧，赵大姐，我回去了，再见！”说着，骑上自行车走了。

赵主任深情地望着江涛飞逝的背影。

红旗轿车绕过一弯池水，穿过藤萝掩映、佳木葱茏的庭院，停在一座高级的小楼前。

一个服务员打开车门，韩凌钻出轿车。

宋彬扶韩凌走上汉白玉石台阶。

透过台阶，可见远处青溪玉泻，环抱池沼。

韩凌和宋彬走下台阶，穿过假山、曲桥、别致的走廊，眼前展现出一座华丽、雅致、点缀新奇的别墅庭院，阿姨正在喂鱼。

韩凌进门，门口一服务员接过帽子，帮韩凌脱掉外衣。

韩凌走至百叶落地门前，服务员“唰”地打开门，他走进

去，躺在安乐椅上。屋内，泉水滴哒。

韩凌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。

泉水滴哒。

金鱼池水流清冽，几只金鱼游动。

韩凌睁开眼喊：“宋秘书。”

宋彬：“在这儿。”

韩凌：“怎么搞的，这滴水声怎么没有从前清脆悦耳了，啊？”

宋彬：“好，我看看去。小林，小林，小林，这滴水声你们怎么调的？不知道水声不对，韩书记就睡不着觉吗？赶快调去，赶快调去。”

小林：“好。”

这时，小平头顶着沙发进来：“宋秘书，沙发放哪儿？”

宋彬：“放这儿，放这儿。”

韩凌：“不行，文化大革命前放哪儿还放哪儿。”

宋彬：“好，放那儿，放那儿。”

小平头放下沙发：

女服务员（入画）：“韩书记，乔主任和薛教授来了。”

韩凌：“嗯”了一声，从安乐椅上起身。

一盘苹果的特写。

韩凌：“关于教育要整顿的问题，薛老听说了吧？”

客厅里，韩凌、乔伯仁、薛教授坐在沙发上。

薛教授：“道听途说，感觉到了一点。”

韩凌：“人的感觉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呀！”画外有人叫：“乔叔叔。”乔伯仁、薛教授抬头。

（后景）小方走进屋来：“薛教授，爸爸。”

韩凌：“嗯，怎么样，工农兵大学生，这几个月有点什么进步啊？”

小方走到书架前，从上面拿下一本内部书籍，一边翻阅着一边说：“我们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，参加了工厂、农村的阶级斗争。”

韩凌：“我没问你这些。”

小方拿着书走到三人跟前，说：“我们还批判了知识私有，上智下愚。要和工农划等号，做普通劳动者。”

韩凌：“我是问你基础理论学得怎样，流体力学，材料力学，量子力学……学到什么地方？”

小方：“可江涛同志说，结合治沙任务，进行理论学习，记得牢，用得上，收获大。”

韩凌跳起来：“收获，收获，简直是一塌糊涂。我问你，大学生去当工农，那还办大学干什么？听起来挺革命，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。”

韩凌从小方一边走到另一边，小方抬头听着。

乔伯仁：“是啊，是啊，韩书记讲得很对呀！”

薛教授为了缓和气氛：“哈哈，韩书记，其实责任不在小方。”（韩凌踱出画）

乔伯仁：“就是嘛！”

薛教授：“小方的学习还是满努力的。”

乔伯仁：“对、对、对，就是江涛这个人。”

韩凌：“嗯，以后要多听乔叔叔和薛教授的话。”

乔伯仁：“好啦，好啦，来吃苹果。”乔伯仁拿起一个大苹果正要递给小方，被韩凌拿走，韩凌拿着大苹果问小方：“小方，这个大苹果在商店卖几毛一斤？”小方：“四毛。”韩凌又拿了一个小苹果走过来，问小方：“这个小的呢？”

小方：“两毛。”

韩凌：“都是苹果，价钱还不一样，大学生怎么能和工农划等号？哼！”

小方沉思。

韩凌边走边对乔、薛二人说：“教育不整顿怎么得了。”

乔伯仁：“我看这次整顿先从调查教学质量入手。”

韩凌：“好。”

乔伯仁：“那明天我就把开门办学点的人都抽回来。”

几辆满载学生的卡车驰进校门。

返校汽车驰过古亭。

校园凉台上一个老师扯着嗓子喊：“同学们站住，不要走，马上到主楼教室集合。马上到主楼教室集合。”

学生们纷纷跳下卡车，拿着行李向主楼拥去。

教室门口，已经堆放了一大堆背包，学生们陆续放下行李。

学生们纷纷走入教室。

肖红问：“大闯，开什么会？”

大闯：“不知道。文老师，你知道吗？”

文教授：“不知道。”

乔伯仁：“同学们，安静点。”

乔伯仁站在讲台前，提高嗓门：“大家都坐好，坐好，安静点，安静点。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，为了贯彻教育整顿的新精神，我们首先要对教育质量加以调查研究。现在，就请同学们进行一次临时测验。”

学生们哗然。“怎么？考试？”“这不是突然袭击吗？”周老师：“文老，怎么要考试？”乔伯仁：“周老师，请到前面来。”

乔伯仁、薛教授走下台，周老师（入画）。乔伯仁将考卷交给周老师：“周老师，请你把考卷发给大家。”周老师：“这……”乔伯仁：“发吧，发吧！”（出画）薛教授：“来，咱们一起发。”

周老师递给文教授一份考卷。

文教授看考卷，皱起眉。

薛教授发考卷，文教授走到他身边：“薛老，这是谁出的考题？”

薛教授：“怎么？”

文教授：“这不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前脱离实际的那一套吗？”

薛教授：“乔主任说，这是省里的意思。”说完往一旁走（跟移推中后景，乔伯仁在看文件）。薛教授：“好了，好了。不要讲话了，现在宣布考场纪律：一、不准交头接耳；二、不准看书；三、不准延长答卷时间……”

教室里一片哄乱。

周老师走到大闯跟前问：“党委讨论过了吗？”大闯摇头，大闯说：“你快去找老江去，”（周老师出画）。

学生们议论。

讲台上，乔伯仁看文件，听到学生们的嘈杂议论声，他站起来，啪啪地拍了几下桌子。

学生们仍没安静下来。

教室里安静下来，他又坐下来看文件。

小方在起劲的答卷，沈牛思索着。

大闯欲起又坐。

后面肖红捅了捅大闯，大闯回头，肖红在考卷上划了个大问号，竖起给他看。大闯思考，又看一边。

沈牛指着考卷对大闯示意。

考卷上面写着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大闯望着沈牛。

卓玛期待地望着大闯。

薛教授：“不许搞小动作，这是考试。”他走向大闯身边。

大闯（站入画）气愤地：“这是突然袭击！”

乔伯仁惊奇地抬起头。

薛震惊。

大闯：“同学们，咱们找党委去。”

学生们：“对，我们找党委去。”

乔伯仁：“钟大闯！”急步走下讲台，他走到大闯跟前说：“钟大闯，你身为党委委员，带头冲击考试破坏教育整顿，你

矛头指向谁？”

大闯：“谁走回头路就对准谁。”

江涛（画外音）：“说得好！”

学生们闻声回头，闪开一条路。江涛稳步走上来，江涛走到乔伯仁面前。

江涛：“大闯提的问题值得深思啊，老乔，这场考试说明什么问题，应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嘛。”

文教授：“老江，我说两句。”

学生们让开，文教授走上来说：“这次考试的确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做法差不多。”

薛教授：“文老，如果把这次考试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，那别人就只好说话了。”

江涛思索着。

乔伯仁（画外音）：“我们应该面对现实嘛！”

江涛转过头去。

乔伯仁：“教学质量低就老老实实承认低，采取切实措施，加以整顿，你赶上去就是了嘛，答不上来就罢考，这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吧？”

薛教授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就是嘛，如果学得扎实，底子厚，为什么怕考试呢？”

江涛思索着，自语：“怕考试？”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乔伯仁和王坚走来。

乔愤怒地：“王坚同志，你是校党委副书记，又是多年搞教育的老同志，你怎么能同意江涛同志这么做呢！”

王坚：“这不是江涛同志个人的意见，这是党委的决议。”

乔：“好、好、好！我保留意见。”

王坚望着乔远去的背影。

薛站在穿衣镜前，妻子帮他整了整衣领。

妻子：“耀宗，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别去了，啊！”

薛：“唉，要去，要去哟，今天是教授会议，这样的会，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是第一次，一定要去。”

教授们走进教室陆续入座。

薛教授坐在前排考学生时大闯的座位上。

江涛：“同志们！最近几天，在我们学校里围绕着一场考试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，情况大家已经了解了，据说，搞这场考试是为了调查教学质量，进行教育整顿；既然是调查嘛，就应该是全面的。”

薛教授喜形于色。

教授们聆听。

江涛：“所以，经过校党委研究，今天就请在座的同志也来参加一次考试。”

薛教授愕然。

教授们面面相视。

文教授点头赞同。

薛教授正用食指挠着鼻梁沟，十分尴尬。

江涛站着说：“试题呢，公平合理，就用上次考学生的题目，现在就请同学们发卷吧。”

(大闯等拿卷入画)

教授们议论纷纷,(后景)肖红在发卷,大闯发给薛教授考卷。

薛:“这,这,没有准备呀。”

大闯:“嗯,学得扎实,底子厚,用不着准备。”

教室里一片议论声。

大闯站在教授们跟前:“好!请老师们安静一下。现在宣布考场纪律。一、不准交头接耳,二、不准看书,三、不准延长答卷的时间。”

江涛微笑地看着教授们的反映。

肖红在巡视考场。

学生们在巡视考场。

大闯走近薛教授跟前,薛教授正捧头苦思。

教授们在答卷。窗上的挂钟正指九点。(化出)

(化入)挂钟指十点三十五分。

薛教授频频擦汗。

江涛暗自发笑。

一个教授神色难堪。

他想了想在卷上划了个大“O”。

一教授头上冒汗,捧头苦思。

文教授在卷上写诗。

(心声)

“突闻考试实堪惊,

忆昔追今倍觉醒,

欢呼路线重归正，
教育革命万年青。”

教授们在答卷，一个个狼狈不堪，洋相百出。

江涛走来：“好了，同志们，现在我宣布，考卷不论答的好坏，教授都可以继续当下去。单凭这种考卷是衡量不出同志们实际水平的。但是，它可以证明那种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和教学方法是十分愚蠢的。（众教授点头赞同）有人说这是让同志们出丑，不对！大家来参加这次考试的本身，就是和我们一起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……这使我想起一件往事……十三年前，也是在这个教室里。”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江涛在答卷。

薛教授在考场上走着。

重病的刘晓华头冒大汗，支持不住，她昏倒在地，头碰在桌角上。

江涛扶住晓华：“晓华，晓华！”

几个同学议论着：“不要考了，搀回去吧。”

“这次不考怕要留级了，”

“留级，还得退学。”

学生：“晓华，晓华。”

薛教授（阴冷地板着脸孔）：“该退学就得退学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嘛。”

学生们把刘晓华抬出教室。

江涛：“晓华，晓华，快送医务室去。”

薛(入画):“好啦,好啦,都坐下,大家都坐下,现在继续考试。”

姚明力向薛教授交卷子:“薛教授。”

一只粗大的手颤抖着拾起刘晓华那张染血考卷。

江涛忿忿地:“这简直是吃人,是摧残青年,走,找党委去!”(出画)

门砰然打开,江涛等闯入乔伯仁办公室。乔伯仁愕然。

江涛激动地:“乔校长,我抗议。你们不管学生死活搞突然袭击,把那么多工农调干生赶出学校,我抗议!”

乔伯仁立起扔笔:“江涛,我宣布,从今天起,你不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,限你即日离校。”

江涛的脸刚毅,倔强,激愤。

(画外音):“江涛——”

江涛回头。

江涛回头望去。

姚明力跑上来:“江涛你这是何苦呢,工厂只送咱们三个人上大学,只要你给乔校长认个错,就会留下来,我们在这里前途远大啊!”

江涛有力地回击:“认错,他们逼死了刘晓华,这个学校不是我们呆的地方。”(忿然出画)(化出)

(化入)两张考卷,其中一张带着血迹。

江涛:“值得注意的是,时间过去了十三年,可是两张考

卷却完全一样。”

教授们愤怒，惊愕思考。文教授激动擦泪。

江涛：“这种资产阶级专我们政的历史教训，绝不允许它重演。”

薛教授狼狈地坐着。

江涛：“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这次考学生究竟意味着什么？”

江涛：“这难道不是否定教育革命的方向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吗？”（化出）

排球在空中起落。

大闯：“沈牛。”

沈牛：“卓玛。”

卓玛：“肖红。”

肖红没接住，摔倒，同学们笑起来。

卓玛：“哈！哈！哈！肖红，你怎么没接住？”

肖红边笑边爬起来，学着薛教授的样子：“这……这没有准备呀。”同学们的笑声。

排球在地下滚动。

沈牛拣球：“哎，只要学得扎实，底子厚，用不着准备。”说着把球传出去。

同学们继续愉快地托球。

江涛、赵大姐，二人走着。

赵大姐：“这新精神你贯彻的不错啊。不及格也没关

系，画个圈也是受教育，对他们还要多帮助。”

江涛：“是啊，赵大姐，资产阶级打来这一拳被我们顶回去，他们是不会甘心的。”

赵大姐：“当然啦，现在阶级斗争越来越复杂，关键要警惕我们党内那些和资产阶级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物。”

笑声。

赵、江走着，谈着。

一个球飞过来，江涛接住球：“嗨，怎么这么高兴？”

大闯：“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，当然高兴了。”

肖红：“欢迎赵主任和您参加我们庆祝胜利的活动。”

众：“欢迎，欢迎赵主任。”

江涛：“胜利当然是应该庆祝的，但是，这只不过是无产阶级遇到资产阶级突然进攻的时候，一场小小的前哨战。”

大闯：“好，继续战斗。”他托起排球，同学们继续传递。

江涛、赵大姐笑着。

赵：“要坚持教育革命方向，发展大好形势。”

江涛：“对，明天就把他们撤回来的学生送回开门办学点。”

大闯敲鼓。

江涛对周老师说：“周洁同志，现在要特别抓紧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，到了工地以后，一定要找小方谈一次。”

周老师：“好，再见！”

锣鼓喧天，大闯敲鼓，一辆辆汽车驰过。

江涛、王坚送革命师生。

卡车队驰过古亭旁，驰过一条“工农上大学，毕业当工农”的大标语。

车队驰出黄河大学校门。

飞奔的车轮。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急速旋转的百褶裙。一个身穿苗族服装的舞蹈演员旋转后，亮相，幕落。

掌声四起。韩凌正侧身跟乔伯仁说着什么，听到掌声，问：“刚才演的什么？”

宋彬：“舞蹈《阿妹上大学》。”

韩凌：“哪个阿妹呀？”

宋彬：“一个苗族姑娘。”

韩凌：“她通过考试没有？”

乔伯仁：“考试，哼，第一炮就打歪了。”

韩凌点燃一支烟。

韩凌：“没有打歪，整个整顿工作只要扣住小平同志提出的‘三项指示为纲’这个核心，歪炮也是歪打正着。舆论界的人士呢？报社的总编来了没有？”

宋彬：“来了。”

宋彬：“请。”总编入画。

宋彬：（对乔伯仁耳语）：“韩书记的小女儿在农村插队快一年了，他很注意政治影响，从来不提。”

乔伯仁：“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今年上大学。”

宋彬：“我儿子刚好跟她在—一个生产队……”

乔伯仁频频点头：“一块办，一块办。”

总编把《黄河日报》校样递给韩凌说：“这是社论，标题是《教育必须整顿——论三项指示为纲》，这是小方的大字报《大学生要做大贡献》，准备明天一起发。”

韩凌：“把小方的名字去掉，换上黄河大学工农兵学员。”

总编：“好，好，接下去二论工业，三论农业，四论科技，五论文艺……”

韩凌：“发那么多社论干什么？你们就是不懂得斗争艺术，有些方面的问题可以用工农兵的名义发表文章嘛。就是要达到全面整顿的目的。”

总编：“韩凌同志，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杂志》可没有宣传‘三项指示为纲’全面整顿的精神。”

韩凌：“你怕什么？小平同志的指示不算精神？另外，还要加上这么一层意思，教育搞得不好，关键在于领导，在于某些人对抗党的方针。嗯，就这个意思，明天见报。”

《黄河日报》。笑声。

乔伯仁、薛教授边走边说：“真是形势大好啊，这八九年的小媳妇可熬成婆了。”

乔伯仁：“这八九年哪，我们跑快了，赶上了错误；跑慢了吧，得，错误又撵上了我们。”说着，他们上了古亭。

乔伯仁：“唉，这八九年啊……”

薛教授走到斑斑驳驳的柱子前，望着黄河园感慨万端：

“黄河园啊，黄河园，你的青春又回来啦！”

一张大字报：《省报在为哪个阶级说话》——沈牛、卓玛、肖红。

又一张大字报：《教育必须整顿——省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》——韩小方。

小方正在刷大字报的一角。

沈牛等同学跑来。

沈牛：“小方，我问你，到底要整什么？为什么整？往哪里整？”

肖红等：“你说？”“你说？”

小方：“该整的多了，什么开门办学，上来下去瞎折腾，大学生毕业当工农，简直是极左。”

肖红：“噢，怕当两毛钱的苹果啊？”

众哄笑。

小方：“怎么？不当就是不当，大学生和普通工农就是不能划等号！”

周老师：“韩小方！小方，你过去也口口声声地说过要向工人农民学习，说他们是国家的主人。怎么今天还是你，却用商品的贵贱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还把自己和工人农民比作四毛、两毛的苹果……”

沈牛：“你不觉得可耻吗？这套东西你是从哪里拣来的？”

小方：“中央的新精神你懂吗？”

卓玛：“什么新精神，还不是你老子的精神。”

沈牛：“过去全省鼎鼎有名的走资派，我看他现在也没改多少！”

小方：“什么？”抓住沈牛的衣领，“你敢对抗中央整顿的精神，还污蔑老干部。”

沈牛：“我问你：‘五·七指示’，‘七·二一’指示，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还算不算数？”

小方：“现在是以‘三项指示为纲’，哼！”

沈牛：“三项指示为纲？……”

锻工车间里。于梅手持《黄河日报》和老耿并肩走来。

于梅气愤地：“老耿同志，这省报上说的‘论三项指示为纲’，我看不对味。”

老耿：“哼！有的人是文化大革命中批什么，他们现在就干什么，文化大革命立什么，他们就反什么。”他想了想问，“江涛最近回家了没有？”

于梅：“回来过，他还问起咱们厂的情况。”

姚明力走到闸门前，关闸。

姚明力：“各位师傅们，看到报纸了没有，开门办学问题很多，省里指示，黄河大学设计的泄流排沙方案是缺乏足够的科学根据的。因此，闸门提升设备不造了。”

老耿：“那水库里的泥沙怎么办？”

姚明力：“省里已经决定进口挖泥船排沙。”

于梅：“挖泥船？那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的方案吗？”周围的工人也纷纷议论着。

姚明力：(心虚地)“这，我不知道，这是省里的决定。”就溜掉了。

老耿：(雷吼似地)“同志们！他们想一枪穿两个眼，一头在厂里搞管、卡、压，另一头要卡断教育革命的路，这办不到。同志们咱们继续干！”

(画外铁锤声起)

水压机锻着铸件。(化出)

(化入)江涛家。《黄河日报》上的社论和韩小方的文章，被红铅笔重重地打上两个问号。桌上放着毛主席著作，《红旗》杂志。

江涛：“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，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，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。”

小梅：“爸爸。”

江涛：“小梅怎么还没睡觉。”

小梅趴在床上问：“爸爸，你来，我给你说句话。”

江涛走向床边蹲下。

小梅：“爸爸，什么叫整顿呀？”

江涛：“小梅，你听谁说的？”

小梅：“我们学校老师吵架啦，王老师说整顿好，李老师说整顿不好，到底好不好呀！”

江涛：“你说呢？”

小梅：“我说不好，王老师说整顿完了，我们长大了不上

山下乡，就可以上大学。”

江涛：“好，睡吧，整顿就是不让按毛主席说的办，反对新生事物，当然不好。”

小梅：“那你也反对整顿吗？”

江涛：“是啊。”

小梅：“那我也反对。爸爸，那你们也吵架吗？”

江涛：“不，是斗争。”

小梅：“那我也要斗争。”（敲门声）

江涛：“进来。”

王坚推门而进，江涛迎上去。

江涛：“王坚同志这么晚还没睡？”

王坚：“你不是也没睡吗？”两人走向桌边。

江涛：“资产阶级不让我们睡觉啊！”

王坚：“省委宋秘书来电话，要求我们这期学报转发省报社论和小方他们的大字报。”

江涛：“听说了，你的意见呢？”

王坚：“我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教导，回想这八九年走过的路，我确信他们这一套是错误的，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提出‘三项指示为纲’。”

江涛：“开始那阵子，我也老是想这个问题，脑袋都想疼了。我带着这个大问号，请教了马克思、列宁、毛主席，也翻了布哈林、赫鲁晓夫、刘少奇、林彪那些反面教材。一场考试，一张省报，使我清楚的看到，他们又举起‘阶级斗争熄灭论’和‘唯生产力论’的黑旗，向我们进攻了。”

王坚：“你的意见是……”

江涛：“全文转载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《通知》，和他们对着干。”

王坚：“好，还有《红旗》杂志，你看，批宋江投降派这篇文章很有针对性。”

江涛：“嗯，另外再选几篇工农兵学员的大字报，都在这期学报上发表。”

报亭。《黄河大学学报》特写。

一位女同志塞钱，队里有人喊：“哎，同志，排队！”

女同志：“对不起，我要赶火车。”接过学报就走。

营业员：“同志，找你钱。”

女同志接过钱和另一同志谈论。

女：“瞧，学报为什么现在发表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《通知》，准有名堂。”

男：“我看是对着省报‘三项指示为纲’的。”小平头画外音“省报，省报。”

小平头抱着堆省报，叫喊着：

“省报、省报，看这个，有新精神，新精神，不要钱，白给。”

韩凌办公室里。

宋彬拿学报匆匆进门，走向坐在沙发上的韩凌。

宋彬：“韩书记，韩书记，乱了、乱了，全市都乱了，这是全省的理论刊物，要是传到邓副总理那儿……”

韩凌：“嗯，有什么反映？”

宋彬：“有人说把‘五一六’通知和‘三项指示为纲’一对照，就觉得不对劲，好象有人要篡改党的基本路线，……”

韩凌：“谁，他们说谁要篡改？”

宋彬：“他们说学报转载《红旗》杂志的那篇文章，有人读了以后老是问，现代投降派是谁？是谁摒晁盖于一百零八将之外，是谁一上台就把《聚义厅》改成为《忠义堂》，篡改党的路线？是谁受了招安就去打方腊，镇压革命造反派？……”

韩凌跳起。

韩凌：“是谁，是谁，你不要为古人担忧，现在讲的是安定，团结，哪会有什么投降派。”

宋彬：“不过在这个时候发表毛主席评论《水浒》的指示，一定是有所指的，我总担心……”

韩凌：“神经过敏，你叫宋彬，不叫宋江。你马上去通知，要认真追查这期学报的背景，对攻击‘三项指示为纲’的要严加处理。”

宋彬：“是。”

韩凌：“坚决镇压。”

宋彬：“好。”

韩凌：“还有，这期学报要立即停止发售。”

报亭的窗板“咔”地一声关上了。

挂出“学报停售”的字样。

排队的群众不解地议论。

“为什么不卖”，“为什么停售”，“这里边肯定有问题。明

明还有嘛。”

大闯和学员甲乙蹬来满满一车学报。

大闯：“同志们，闪开，闪开，送学报来了。”群众一听是送学报来的纷纷拿钱要买。

大闯：“我们是给报亭送的，大家要买，请到报亭排队买吧。”

一群众：“他们不卖了。”

二群众：“你看，他们都挂出学报停售的牌子了。”

大闯惊异地：“不卖了？”

群众恳切地要求：“你卖给我们吧。”

学生甲：“大闯咱们卖吧！”

大闯：“好，我们卖。”

学报飞快地散发到群众手中。

江边。

一辆北京牌 130 卡车刹住，车上于梅朝画外喊：

“老江，老江同志。”

江涛骑车划入画面。

江涛：“于梅，什么事？”

于梅：“老江，老江，省里把老耿同志的革委会副主任的职给撤了，还说要开除他的党籍。”

江涛：“呵，他们凭什么？”

于梅：“因为老耿同志带领大家学习了这期学报转载的几篇文章，对‘三项指示为纲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他们就

说老耿煽动工人反省委、反党、反中央。”

(画外音)“老江”，江涛回首。

学生甲乙衣服被撕破，气喘吁吁的跑来说：“老江，大闹被一伙子坏人抓走了。”

江涛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学生甲：“在报亭。卖报的时候，有个留小平头的家伙带了一伙子坏人，又打又抢。”

江涛急忙推车出画。

《黄河大学学报》被撕得七零八落。远处，北京 130 卡车驰来。

江涛对学员甲说：“你们先回去，我去找韩凌。”

韩凌办公室里。

韩凌边走边翻着材料，说：“宋秘书，这都用不上吗？”

宋彬：“马列的著作都找遍了，没有找到论‘三项指示为纲’的语录。”

韩凌：“你们就是不下功夫，我跟你讲过几次了，要开常委会，讨论这个问题。(走到办公桌前，翻着《列宁选集》)差不多类似的语录也可以嘛。江涛是个工人，他懂多少马列！”(他翻着翻着突然喜出望外)“你看！你看！”

韩凌：“我一翻就翻到了，这句话就很不错嘛，很有力量！”

宋彬：“韩书记的水平在那嘛！”

韩凌：“嗯，你们就是不认真啊。”说着他拿笔准备在台

历上写字，一看台历：“嗯，今天是九月十七号！”

宋彬：“是啊！”

韩凌耷拉脸，把铅笔往桌子上一扔：“哼！九年前，也是今天，江涛带着一伙子人，冲进来造反是不是？”

宋彬：“对、对，就是那小子带头闹的事。”

韩凌从鼻孔里哼哼冷笑了几声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，自己看了看说：“你看。”

宋彬入画接这张照片。

照片。

韩凌：（画外音）“这就是铁证。”

照片翻过来，写着：“历史将证明我无罪。”（韩凌念出来）。

透过华丽的吊灯，（俯拍）韩凌又是一阵阴冷的狂笑：“哼哼……，九年啦，历史跟我们开了个大玩笑，今天该收场啦！”

话音未落，门“砰”的一声被推开，韩惊回首。

高大魁梧的江涛走进来，他的目光射出愤怒的火焰。

韩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

江涛屹立门前。（推特）（翻板）

九年前：

江涛身穿工装，戴着红袖章，推门而入，他身后跟着几个工人。（翻板）

江涛屹立门前。

韩凌定了定神，随即奸诈地笑着：“江涛同志，坐，坐。”

江涛目光咄咄逼人，问：“韩凌同志，一个老工人，因为不同意你们的所谓整顿，被你们又撤职又批判；这期的学报因为发表了几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，就被你们查封，扣压；钟大闯卖了几份学报就被你们抓起来；这究竟是因为什么，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？”

韩凌：“什么罪？哼，今天和这个对着干，明天和那个对着干，现在跟省委，跟中央干上了。一会儿要大学生去当工农，一会儿整教授，这次又反起‘三项指示为纲’来了，你看钟大闯这篇文章写的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‘某些人打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旗号，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。’”

江涛不屑地听着。

韩凌（画外音）：“这个某些人指的是谁？”

江涛：“谁把资产阶级法权当成命根子就指的是谁！难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罪吗？”

韩凌：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，哼，多革命呵！可是你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吗？你能解决卫星上天的问题吗？你能解决自动化、机械化的问题吗？将来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呢？文化大革命乱了九年了，全省几千万老百姓，他们盼什么？他们盼着菜篮子里装上更多的猪肉和青菜，住上更宽敞的住房，穿上更漂亮的衣服，……”说完坐在沙发上。

江涛：“你的话对我很有启发。”

走向书柜去拿书。

宋彬走至韩凌跟前，不知江涛要干什么，两人交换眼色，又望着江涛。

江涛拿出一本书：“这儿也有一段有名的话，‘光有革命的冲动是不够的’。”

韩凌：“就是嘛，那是空谈，是假革命。”

江涛：“还有，你听下去，‘我们还需要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，需要有书和良好的住宅……我们应当有更多的吃的，更多的好菜，学校，住宅和芭蕾舞，……’。”念完，他合起书“啪”地扔到韩凌面前的茶几上。

摆在韩凌面前的是一本《赫鲁晓夫言论集》。

韩凌象挨了一巴掌似的，脸上、脖颈上的肥肉不由自主地抽搐了一下。

江涛：“韩凌同志，你们想把不搞现代化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帽子扣在那些好同志身上，可是正是他们踏遍黄河几千里，找出了治沙的方案，是他们不分白天黑夜拚命地生产出治黄的机械设备，正是他们心里装着黄河两岸几千万人民，是他们，就是被你们撤职、批判、镇压的那些好同志！”

韩凌腾地从沙发上跳起：“江涛同志，你懂吗？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！”说完走向前去。

江涛：“我们是要搞现代化，可是我们更懂得不抓阶级斗争，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，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，我们的党就要变修，国家就要变色。那个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，也搞现代化，可是他们卫星上天，红旗落地，那里的革命者，住的是监牢，戴的是手铐、脚镣啊！”

韩凌：“你不要扯远了，我们讲的是‘三项指示为纲’，是既讲政治，又讲经济的。”

宋彬：“而且是有理论根据的。”

韩凌：“你听听列宁是怎么说的。”坐下。

韩凌：“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，有同等的价值，二者都可以采用……”

韩凌：（画外音）“也就是说，政治和经济都要放在纲的位置上。”江涛听着。

韩凌：“《列宁选集》一九七二年版，第四卷。”

宋彬：“第四百四十一页。”

韩凌：“老祖宗的话没有错吧？同志，要多读点马列的书啊！不然，会出大笑话。”

江涛止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笑停后，走上前说：“念下去。”

韩凌收敛笑容，拿起书，急忙翻看。

江涛：（画外音）“接着念下去。韩凌同志，你刚才念的是列宁引用布哈林的话。”韩凌非常尴尬。

江涛：“下面就是列宁对布哈林这个观点无情的批判。列宁同志说：‘如果说（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）从政治上看问题和“从经济上”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，“二者”都可以采用，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。’哈哈，韩凌同志，你把布哈林当成自己的老祖宗啦。”

韩凌、宋彬面面相视。

宋彬赶紧解围：“这、这是偶然的疏忽。”

江涛：“不，这绝不是偶然的疏忽，这正说明一切搞复辟倒退的人总是本能的追随机会主义。”

韩凌站起：“你放肆！‘三项指示为纲’你也知道，这是谁提出来的，你这样干下去，可要考虑考虑后果，（踱步）三项指示可都是毛主席的话。”

江涛回身，（后景）赵大姐出现在门口。

江涛：“毛主席从来讲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你们把毛主席的话按你们的需要抽出几句就说成是纲，用这种方法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，（走）反对党的基本路线，你们这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，反对毛主席。”

（后景）赵大姐推门走进来。

赵大姐：“讲得好啊！”

江涛：“赵大姐。”

赵主任走到韩凌面前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已经收到几百封工农兵的来信，人心、党心、党员之心是不喜欢你们这一套的。刚才绝大多数常委都来了，对你不经过常委讨论就扣压学报都非常气愤。坚决要求把这件事向毛主席、党中央报告，同时增印五万份学报，把毛泽东思想送到广大群众的心里。”

江涛：“赵大姐！”

两人紧紧握手。

赵主任：“老耿同志已经恢复职务了。大闯也回学校去了。”

江涛：“太好啦。”

韩凌气怒地把信往茶几上一扔。

韩凌拿起红色电话机说：“要北京，邓副总理。”

(渐隐)

滔滔黄河水。

古亭前，大闯等同学潮水般涌来。

赵主任、江涛奔来。

江涛、赵主任、王坚、大闯激动的笑脸。

(化入)印刷厂里。

滚筒飞速旋转，学报封面源源而出。(化出)

(化入)学报特写。

老耿手拿学报，慷慨发言。

周围群众呼口号。(化出)

(化入)黄河边：

工农兵学员们忙碌的测量着。

黄水奔流。(化出)

小方背着书包走来。男服务员：“小方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你爸爸说你再回来的时候，用小车去接你。”(小方没有理睬，走至镜前成中)阿姨拿着桔子汁走来，叫道：

“小方！你回来了？”

小方：“阿姨。”

阿姨：“听你妈妈说，你爸爸让你到外国去念书，说什么

能学真才实学。”

小方：“留学？！”

阿姨：“嗯！”

小方兴奋地：“我爸爸呢？”

阿姨：“在后院钓鱼呢。”

王坚踱步。

韩凌钓鱼：“我作为一个老同志，一直在挽救他，使他不致于越陷越深，但是事与愿违啊……”

乔伯仁：“是啊，韩凌同志对他真是仁至义尽了。”

王坚：“直说吧，你们到底要对江涛怎么样？”

韩凌：“老王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与中央通话的记录，邓小平同志批评我们处理问题太不果断了，太手软了……”

王坚：“挂职下放，这和撤职有什么两样？”

韩凌：“可以自己去理解嘛。江涛这几年打击迫害老干部，你身受其害，应该起来大胆揭发！”

王坚：“韩凌同志，你不是挑拨吗？七八年来，我们在一起工作、学习，他从来没有压我，也没有压过你乔伯仁，他一直诚恳地帮助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尊重我们，爱护我们，从他身上，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立场、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，你们为什么对他作出这样的决定，这是迫害！”说完大步走了。

韩凌（把鱼杆一扔）：“老乔。”

乔伯仁向韩凌这边靠了靠。

韩凌：“撤掉江涛后，立即宣布撤销开门办学点，大坝工

程上的人也撤下来。看来,王坚也靠不住了,干脆一齐撤掉!”

乔伯仁:“他是老干部哇。”

韩凌:“不听话,新的老的一块撸。当然,也要有步骤。”

乔伯仁:“好,好!”

韩凌:“今天晚上,你协助宋秘书开好校党委扩大会。”

群众聚在党委会议室门外,议论纷纷。

宋彬(画外音):“我继续宣读。”

(摇进室内全景,宋彬手拿文件,正主持党委扩大会)

宋彬:“第三,免去工宣队张海同志(推)黄河大学党委副书记职务。(敲杯子的声音)免去工宣队黄迪、李莽、李海泉校党委委员的职务。调回原单位工作。”

参加会议的党委委员们惊愕,愤怒不满。会议室外的群众反映出同样的情绪。文教授、周老师忿忿不平地议论。

大闯看看江涛,欲起,江涛按住他。

宋彬(画外音):“希望你们回到工厂去,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,多做贡献。张海同志主管的教改工作由薛耀宗主管。”

薛教授矜持地同旁人点头微笑。

王坚愤怒地:“说说理由嘛!”

乔伯仁:“很清楚嘛,就是要充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。”

宋彬:“完全正确,好!(敲)我继续宣读。”

宋彬:“第四,江涛同志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,乱提极左口号,给省委施加压力,对抗落实三项指示为纲,对抗全面整顿,破坏安定团结,(室外电闪雷鸣)因此,省委决定江

涛同志挂职下放，由乔伯仁同志代理黄河大学党委书记职务。”

（室外群众义愤）

闪电。

大闯：“省委这个决定是完全错误的。”

一个党委委员（闪电、拍桌子）：“哼，纯属是造谣中伤。”

王坚拍案而起：“我抗议这种迫害行为！要求省委撤销这个决定。”

群众呼声：“坚决同意王坚的意见！”“撤消这个决定！”……

宋彬心惊胆寒，环顾四周。画外群众愤怒声不断。

屋外电闪雷鸣。群众喊着：“同意王坚同志的意见！”
“坚决要求省委撤销这个决定。”

（镜头拉进屋内）雷停声静。

江涛：“同志们，挂职下放也好，全面整顿也好，无非是一个意思，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搞的一切都是不行的，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搞的一切都是好的。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个真理，那就是复辟倒退行为从来是短命的，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！”

屋里屋外掌声雷动。

大闯激动地鼓掌。

宋彬和乔伯仁交换了一个眼色，宋彬出屋。

群众在鼓掌，王坚在鼓掌。

江涛（画外音）：“我们的党是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党，它

经历了十次路线斗争的考验，它屹立着，象黄河的中流砥柱，迎接一千次、一万次的挑战。”

又一次热烈的掌声。

电话室里，（前景）宋彬在打电话，（后景）群众在鼓掌。宋彬：“啊！啊！他们是在给江涛鼓掌呢！局面不好控制……嗯，对，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，只要把首长的精神一传达，群众一定会觉悟的……好的，好的，是，韩书记，马上，好。”

他精神抖擞地放下听筒，一转身电话室的老服务员在鼓掌。

宋彬：“老大爷，别鼓掌了，你上当了。”老服务员瞥了他一眼，更起劲地拍起来。

鼓掌。江涛（走进主持会的位置）：“同志们，下一步党委的工作：第一，我们要继续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，在全校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坚定不移地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。第二，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，开门办学，原有的九十七个开门办学点，一个也不撤，门要越开越大。”

掌声。

群众鼓掌。

王坚：“同意江涛同志提议的举手。”说着，自己首先把手举起来。

全体委员，全体群众都庄重地举起手。

宋彬：“同志们！同志们，（爬上椅子）不要上他的当。江涛，你不要执迷不悟了，挂职下放这是给你的悔过机会……”

他！他在煽动大家反对中央。（群众议论）同志们，同志们！明确告诉大家吧，我宣读这个决定是有来头的，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决定的！”

文教授，周老师愕然。

王坚义愤填膺。

大闯横眉怒目。

江涛缓缓站起，巍然挺立：“同志们，不管有多大的狂风恶浪，黄河水决不会倒流。我们要为真理而斗争。”（《国际歌》音乐起）

王坚激动地：“江涛同志！”他奔向江涛，握住江涛的手。

两双握紧的手，又一双、两双、三双……

无数双手紧握在一起。

王坚、大闯、委员甲，一个个热泪盈眶。江涛走着，老服务员迎上前来一把握住江涛的手。（推成老服务员的特写）他无限深情地望着江涛。他后退一步给江涛让路，江涛走出画。

电闪。

屋外，江涛走出会议室，群众紧紧围上去。大家争着同江涛握手。文教授、周老师握着江涛的手用崇敬的目光望着他。

天空乌云翻滚。

浊浪排空。

风卷残云。黄河怒涛在咆哮。

江涛心潮澎湃，在岸边来回踱步。

江涛(心声):“乔伯仁为什么敢把十七年批臭了的东西又搬出来?”

激浪翻滚，涛声震天。

江涛:“韩凌为什么明目张胆地算文化大革命的账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?”

激浪翻滚，涛声震天。

江涛:“邓小平能代表党中央吗?”

江涛:“毛主席说:‘要警惕出修正主义，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。’”

激浪排空。

闪电。

狂风把树梢吹得来回摇曳。

江涛开门进屋。小梅(画外音):“爸爸!”江涛朝屋里望去。

小梅喊着“爸爸”从屋里跑出来，扑在江涛身上叫:“爸爸”，江涛蹲下身。

小梅:“爸爸，有人说你犯了大错误，说你是野心家，想当大官。……”

江涛:“小梅，爸爸可不喜欢眼泪。”他用手拭去小梅脸上的泪水。

小梅流着眼泪，江涛拭去小梅的眼泪。

小梅：“爸爸，咱们回工厂去吧，耿爷爷他们都喜欢你，妈妈说要接你回工厂。”

江涛抬头往里屋看。

里屋，于梅坐在床边，知道江涛看她，站起，背过身擦泪。

江涛抱着小梅走向里屋：“小梅，睡觉去吧。”放下小梅，走向于梅。

于梅含着眼泪，背向江涛。

江涛：“于梅，你这还是头一次来接我的吧。”于梅仍没说话。

江涛：“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是你送我上战场，搞合作化、治黄河、反右斗争、文化大革命，也是你送我去战斗，可从没有把我从战场上往回接呀！”

于梅：“老江！”（转头）

于梅回头：“老江，回工厂一样闹革命，咱们工人抱成团，跟他们斗。”

江涛：“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，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的。要是毛主席问咱为啥回工厂，你说该怎么回答呢？”

于梅转过身来：“你热爱党，热爱毛主席，风里雨里干革命，我都知道，可现在有人说你反省委、反党、反中央。”于梅转过身去。

江涛：“你相信吗？”

于梅转过头来，摇摇头。

江涛：“是啊，半个世纪以来，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错误路线进行了多次激烈斗争，陈独秀、刘少奇、林彪都是打着中央的旗号，今天的邓小平能代表党中央吗？”

于梅：“当然不能。”

江涛：“可他们现在还掌握着从中央到地方很大一部分权力，斗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。我们要和广大群众一起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。”

闪电。

大雨如注。

老耿穿着雨衣，向单元楼走去。

老耿进楼，小平头迎上去。

老耿抖雨衣，小平头掏出笔记本写着。

老耿开门，叫：“江涛！”

江涛：“老耿同志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老耿：“厂里同志们让我来看看你。”

于梅：“耿大爷。”接过雨衣。

老耿：“怎么，楼下还有盯梢的？”

江涛：“这大概是韩凌给我派的警卫员。”

老耿：“真不是东西！昨天晚上，他们就把你挂职下放的决定传达到工地。大伙儿压根不理他们的茬，咱们厂的同志们合计了一下，让我连夜赶来，叫你顶住，整个的工人阶级都是和你站在一起的。”

江涛激动地：“老耿同志！”俩人握手。

老耿从怀里掏出一面红旗：“临来的时候，同志们让我把这个带给你。”江涛接旗。

红旗抖入画面，上写：“工人驻黄河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。”

工人宣传队冲向校门，（画外音）枪声。

江涛入画，向后挥手：“同志们，跟上！”工宣队冲入校门。

老耿高举红旗上楼梯，枪响。

老耿臂膀受伤，鲜血流出。他一个踉跄，护住臂膀，血染红旗。

江涛一个箭步冲上去：“老耿同志！”扶住老耿，接过红旗，把老耿交给另一个工宣队员。

江涛高举红旗急奔，把红旗插在楼顶上，红旗迎风飘扬。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带血的红旗。江涛把旗叠好，握住老耿的手，“老耿同志，这面红旗留下我们工人阶级的鲜血，教育这个阵地，我们要永远占领下去，要不停顿地向资产阶级进攻。”

大字报前围满了人。《走资派还在走——江涛》《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——江涛。》

江涛还在贴大字报。

《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。》

两个人在低声议论着。

甲：“老刘，老江这么干，我真替他捏把汗。”

乙：“怕什么，天塌不下来。”

(摇出)姚明力和大闯。

姚明力：“塌不下来？走着瞧吧，江涛这么狂妄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”

大闯：“你咋呼什么，你那么为走资派卖命，都给你什么好处啦。”

姚明力：“哼”了一声，继续抄大字报。

周老师(画外音)：“老江。”

周老师跑来：“老江。”

江涛：“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周老师：“乔主任到刘家渡去撤点了，运器材的汽船也给卡了。”

大闯：“那还行，没有汽船，起重设备怎么运上来。”

江涛：“走，咱们去看看。”

田大娘：“大娘用皮筏子送你们。”

乌云密布。

同学们正在缓慢地拆帐篷，收拾东西。旁边停着四辆大卡车和一辆小轿车。

乔伯仁叫喊着：“快，快，要抓紧时间哪。(肖红、沈牛把背包放在地上，坐下)不想走也不行，这是上级的指示。”

薛教授：“就是嘛，肖红、沈牛，不要磨蹭了，快上车吧！”

老耿坐在石头上，动也不动地抽闷烟。

江涛、田大娘、大闯、周老师奋力划着筏子。

同学们已上了车。

乔伯仁：“快快，快上车。”

乔走到耿身边：“老耿，再见啦，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，请多提宝贵意见。”

耿：“噢，老乔的意思是让我说几句，行啊，我说几句。”

乔：“简单点，风快上来了，别让同学们淋了雨呀。”

耿：“我们送去的学生淋不坏。同学们，我说你们这些学水利的，也要学一学辨别风向，是刮东南风，还是刮西北风，是掀顺风浪，还是掀逆风浪。”

乔：“好啦，好啦，就到这儿吧。”

老耿“啐”了一口。

老耿啐了口唾沫：“同学们，我还接刚才那个话茬说，黄河水不管拐多少弯，总是要流进大海的。我相信，你们经过这场风雨，会回来的。”

同学们把行李扔下来，围拢过来。大家争先恐后地和老耿握手，文教授过来和老耿握手。

乔、薛冲着同学们喊：“你们干什么！第一辆车先开走。”
(画外音)汽车发动。

(画外音)“不要开。”

(画外音)发动机声又停止。

众惊喜若狂(画外音)：“老江，老江来了，老江来了。”

江涛等人跑入画：“老耿。”

老耿迎上来：“老江，你可来了。”两人握手，文教授与江涛握手。

乔伯仁入画。

江涛：“老乔，要撤点？”

乔伯仁：“是的。”

江涛：“党委决定一个点也不准撤。”

乔伯仁：“江涛同志，你应当明白，现在是我主持党委的工作。”

江涛：“那就请你按着党委决议带领大家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吧！”

乔伯仁：“江涛，你……薛老，文老，我们走。”

文老：“咱们走不到一块了。”

乔伯仁：“哼哼，好，薛老，咱们走。”（乔、薛出画）

江涛（画外音）：“同志们……”大家望去。

江涛站在汽车上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为了保证三天之内完成第一阶段工程项目，这里的革命师生，统统集中到大坝工地上去打歼灭战，实现毛主席‘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’的伟大号召。汽船卡了，没有什么，我们肩拉人拽顶着风浪前进！”

号子：

嘿，嘿哟罗，

顶逆风斗狂澜，一根索绳连万肩。

连万肩，不怕鬼，不信邪，革命理想高于天。

高于天，共产党员钢铁汉，自有红日照心间。

踏碎黄河万里浪，排山倒海齐向前。

号子声中，出现下列画面：

天空，电闪雷鸣。

雨点打在水面上。

江涛刚毅的脸。老耿有力地拉着索绳。文教授在风雨中迈进。他们三人并肩前进。

刚毅的脸一个个掠过，大闯、周老师、大娘、卓玛、沈牛等。浩浩荡荡的拉纤队伍，挺进在黄河沙滩上，迎着风雨前进。

夜空。雨不停的下着。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晚霞满天。

拉纤的队伍步上山岗。（化出）

韩家花园里，摆着一排苔藓斑驳、奇花烂漫的盆景。

韩凌闲散地浇水。

宋彬、乔伯仁急匆匆走来。

宋：“韩书记、韩书记，江涛没有一点服输的样子，王坚也和他一样，还在对着干。”

韩凌不经心地：“嗯，好呀！”

宋：“大字报贴满工地，说你走资派还不够，又发明什么‘走资派还在走’。”

韩凌（收住脚）：“他们把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搬出来了。”

乔伯仁（上前）：“叫江涛这么一折腾，再加上王坚的支持，办学点一个也没撤下来。”

宋：“更重要的是大字报里还说，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。”

韩凌：“这些大字报的矛头不仅对着我，而且是直接攻

击邓副总理。”

韩凌气急败坏地把水壶一摔，“难怪邓副总理批评我手软。”

韩，“把王坚撤掉！”说着他边走边思索。他走到鸟笼前，阴险地望着鸟笼，“江涛嘛，我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。”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夜幕沉沉，狗叫凄厉。

一辆轿车驰过大坝。

轿车驰过老槐树，向村里驰去。

一只手急促地拍着门环，门开，田大娘出现在门口，惊叫：“卓玛！”

卓玛：“大娘，江涛被抓走了。”

大娘：“啊？下毒手了？走！”

学员们、社员们象潮水般涌向村街。

人们喊着：“江涛——。”

轿车入画驰过老槐树，一溜烟跑了。

群众急奔，追着远去的轿车，向轿车扔土块。

土块象雨点似地打在轿车上。

大闯、沈牛赶来。

大娘拨开人群喊着：“江涛。”

她狠狠地骂道：“还乡团。”

监狱。江涛被推入画，手上带着镣铐。

他回头骂道：“还乡团。”

大铁门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。

田大娘含泪骂道：“还乡团。”

社员们、学员们围在大娘身边。

田大娘：“三十年前，就在这棵老槐树下，还乡团也抓过人啊，……那时候，韩凌是这儿的地委书记，他说什么，‘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’，他到咱们这儿，下令解散各村的民兵武装。……有一天晚上。”（化出）

熊熊燃烧的大火。

大娘（画外音）：“……还乡团，趁机窜到了我们村。”

匪兵在烧杀抢掠。

三个团丁押着韩凌走来。

韩脸色苍白。

大娘（画外音）：“哎，他们是又抢又烧，韩凌也被他们抓了起来，那时候，江涛是我们村的儿童团长。”

（后景）小江涛等三个儿童团员，跑过大槐树。

小江涛向两个伙伴示意，三人冲出画面。

三个团丁押着韩凌走着，三个孩子拿着红缨枪，木棍，猛扑上去。

一个儿童团员用木棍打死一个团丁。

韩凌回头惊住。

一団丁倒地，小江涛用红缨枪刺上去。

一个较小的儿童团员在和一个团丁搏斗，小江涛勇猛地冲入画，把团丁推下山坡。

团丁惨叫着从山坡上滚下。

江涛和两个伙伴快速地给韩凌解绳子。

滚下山坡的团丁，爬起来朝上打枪。

江涛解开韩的绳子，听到枪声，几个人迅速出画。

一队团丁跑来，问滚下山坡的团丁：“在哪儿？！”

团丁：“在，在那儿！”众团丁：“追。”“快追。”

叉路口，小江涛带领儿童团员及韩凌跑来。小江涛：“快，你们往那边儿跑，”自己向叉路另一边跑去。

小江涛跑到黄河边。

团丁们追来。

小江涛打枪引诱敌人。

一团丁中弹倒地。团丁们咋呼着朝小江涛追去。

小江涛跑到黄河边，把枪扔到河里，拿手榴弹。枪响，小江涛脖梗中弹，他踉跄欲倒。小江涛使劲扔出手榴弹。

手榴弹爆炸，几个团丁被炸死。

小江涛背身跳下山崖。

小江涛跳进黄河。

还乡团冲入画，向河里射击。

枪声。

韩凌等拨开灌木丛。

心情难过。

田大娘在皮筏子上听到枪声，吃惊地望着。

江涛游泳过来，爬上筏子。

大娘吃惊：“江涛。”

江涛：“大娘。”田大娘：“血？你受伤了。”

（化入）田大娘：“这三十年，人们走过的道不一样啊，……那个被江涛救过的韩凌，解放后进城当了大官就和咱们黄河人民的心越来越远了。砍合作社有他；大搞‘三自一包’有他；文化大革命中镇压群众运动也有他……”

田大娘：“哎，没想到啊，当年被还乡团抓过的韩凌，今天，他也成了还乡团，抓走了江涛！”

卓玛扑到大娘怀里，悲痛地叫：“大娘！”

大娘愤怒地：“一定要和走资派算账！”

田大娘扶起卓玛：“对，孩子别哭，要象江涛、赵大姐那样和他们斗争。”

韩家庭院里。

赵大姐走来：“韩凌同志，自从你恢复工作以来，你的所作所为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的。现在你竟然私自把江涛同志监禁起来，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。”

韩：“赵听同志，你应该知道，江涛他反党反中央，这是问题的实质。”

赵：“那就把你的实质摆到省委会上，公布给全省人民嘛。”

韩：“哼，江涛敢这么干，他不是孤立的，背后一直有人在支持他。”

赵：“不错，我是支持他的。要揪后台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雪山、草地都跟着毛主席走过来了，如果谁要坚持推行错误路线办不到。”

赵走去。（摇推）到树上。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雪花飘落，枯树上积满一层厚厚白雪。

宋彬（画外音）：“看守人员换了七个。”

牢房院子里，宋彬手夹一件绿色棉大衣，边走边向韩凌汇报（跟拉），“连炊事员也受了江涛的影响。韩书记，我们审了他多次，还是那个死硬派，我看您跟他也谈不出什么结果……”

韩、宋两人边上楼梯边说着。

韩恼火地：“谈不出结果也得谈。赵老太太向中央告发了这件事，群众也经常来闹。”

宋彬吃惊地看着他：“那……”

韩拍拍宋的肩膀说：“没关系，现在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，只要他转变立场，赵老太太的上告，就会完全失效。”说完出画。

监狱里。

《书》。

（画外音）牢门声。

江涛放下书。

宋彬：（画外音）“江涛同志，哎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看看，他们怎么搞的，韩书记几次跟他们打招呼不让给你戴

这个。”

江涛：“照直说吧，你们今天又要耍什么新花招。”

宋：“不、不、不！今天是韩书记亲自来看望你。”

韩凌夹着棉大衣从门外走进来：“老江，哈，哈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嗯，还好吧！”

江：“很好，你们的刑法无损我一根毫毛！”

韩：“你还是那么固执？”

江转过身来：“韩凌，几个月了，该给我定个罪名了，是反复辟罪呢，还是反修防修罪！”

韩凌堆着笑脸，站起来说：“不谈这个，不谈这个。老江，我是了解你的，（站起来走至江旁）咱们不是还有过那么一段出生入死，共同战斗的血肉关系吗？啊！”

江：“那个时候，我们虽然同路，但不同心；今天我们在这里见面，不是比坐在省委的沙发上更能说明你我之间的阶级关系吗？”

韩凌转过身来：“不要这样看问题嘛！老江，这八九年，我悟出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冤仇宜解，不宜结呀！”

江：“这八九年，我也认识到一个真理，那就是革命派和走资派的斗争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。”

韩凌冷笑一声：“我劝你还是正视现实。由邓副总理主持中央工作，这是大局已定。（韩走至床铺）你就写这种检查，永无出头之日！”

“啪”他把一叠纸摔在床上。

特写，《再论走资派还在走》，江涛的材料。

江涛抬起头：“你们是决心不跟着毛主席走了。谁想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。”走开。

韩凌：“好了，好了，老江，你不要目光短浅，我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啦，只要你能跟着我们干革命，将来省委的这个班还不是你来接吗？”

韩凌把棉大衣递给江涛。

江涛用力把大衣打掉：“卑鄙无耻。”

韩凌吃惊地往后一闪。

棉大衣掉在地上。

韩凌气急败坏地怒视着。

江涛气愤的脸。

韩凌入画：“你！你……”

江涛：“滚，你给我滚！”

韩退至牢门口：“江涛，你不要充好汉，你想过没有，当你戴着反党的帽子，无声无息地消逝在这个世界上时，该是多么痛苦啊，你要知道，你坐的是无产阶级的牢房。”

江涛：“你们走资派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，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，我感到无尚的光荣和幸福。我坚信，马列主义必胜，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。”

牢房外，韩凌对宋彬说：“把那玩意，给他带上。”

宋彬挥手示意。

牢房内，几只手给江涛带上手铐。

江涛冲着牢房外大声怒斥：“韩凌，革命人民一定要惩罚你们！”

江涛踱步思考，到桌前写信。

（心声）“敬爱的毛主席，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，谁能把共产党人投进监牢呢？国民党办不到，地主资本家办不到，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办到了。（推成江涛特）您深刻指出：**“修正主义上台，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……”**我坚信……”

大河上下，激浪滔天。

一轮红日喷薄欲出。

江涛（心声）：“……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会带领我们开展对修正主义的大反击。”

（急推）毛主席语录：“什么‘三项指示为纲’，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，阶级斗争是纲，其余都是目。”

歌声起。歌词：

红旗漫卷，东风万里，黄河怒涛拍天起。

毛主席率领我们大反击，毛主席率领我们大反击，
红色风暴盖天地。

万炮齐轰走资派，同仇敌忾反复辟。

热血写成大字报，继续革命不休战，

永远跟着毛主席，永远跟着毛主席。

让那鲜红的太阳，照亮未来的世纪，照亮未来的世纪。

歌声中出现下列画面：

(化入)春天，百花盛开。(化出)

(化入)一面红旗迎风飘扬，万杆红旗映红大地。

(油画)毛主席接见红卫兵。(化出)

(化入)黄河大学大字报区，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大字报贴满大字报栏。(化出)

锻工车间里，老耿激动地发言。锻工车间正在召开大会，横标写着：狠批“三项指示为纲”。

文教授、周老师、大闯、肖红、卓玛、沈牛以及学生们围在一张张桌子上写大字报。

万杆红旗。(化出)

一辆上海牌轿车急驰而过。

车内。于梅抱着小梅靠着车窗。

小梅：“妈妈，一会儿就能看见爸爸吗？”

于梅心情沉重地：“嗯。”

赵主任：“于梅，不要难过，现在不是很好吗？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咱们讲话了。”说着转向田大娘。

田大娘：“听了毛主席的话，我一夜都没合上眼。好几个月了，真不容易，我去看他几次都不让见，后来我去省委找你，没想到他们把你也给整下去了，真狠毒啊。”

汽车驶过街道。驶向一座高墙的监狱。

汽车沿着高墙急驶。

小梅(画外音)：“妈妈，爸爸就在这儿上班吗？”

车内。于梅眼睛湿润，摇摇头，没作声。

小梅：“妈妈，你说呀，你说呀。”

走廊尽头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。

赵主任，田大娘，于梅沿着走廊走来。突然她们都停住脚。小梅急跑至镜头前望着远处。

江涛站在走廊口。

小梅喊：“爸爸。”

小梅在走廊下急奔，“爸爸，妈妈来接你啦。”扑向江涛。

小梅叫着“爸爸……”江涛抱起小梅，小梅转头落泪。

赵主任激动地望着他们。

（后景）田大娘、于梅热泪盈眶。于梅难过地伏在田大娘肩上。

江涛放下小梅，上前和赵大姐紧紧握手。江涛：“赵大姐。”赵主任：“江涛同志，江涛。”

江涛走上前，田大娘迎上来。田大娘握着江涛的手，深情地望着他。

田大娘：“孩子，你受苦了。”说着抚摸着江涛的肩头，她怔住了。

江涛的肩上，在还乡团打过的枪伤处，添上了一道新的血痕。大娘的手轻轻掀起衣领。

江涛：“大娘。”

田大娘：“走资派心真毒。”大娘说完难过的低下头，然后抬头看于梅。

于梅激动地走上来叫：“老江。”

江涛：“于梅。”

田大娘激动地：“现在毛主席为咱们说话了。”

于梅擦干眼泪，把报纸递给江涛。

于梅：“老江，你看。”

江涛打开报纸深情的自语：“毛主席……”

画外群众口号声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江涛推开窗户。

窗外红旗如海。

口号声：“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！”

“狠批‘三项指示为纲’。”

口号声此起彼伏。

江涛回身，心情激荡，热血沸腾，千言万语并成一句话，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红旗划过画面。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旭日东升。（化出）

（化入）走廊，江涛和赵大姐边走边兴奋地谈着。

江涛：“现在形势大好。群众都轰轰烈烈地动起来了。”

赵主任：“是啊，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走在运动的前面才行啊！”

一工作人员走过来对江涛：“老江同志，送给你的材料？”

江涛：“噢，我正要找你。”从挎包里掏出一份文件，说：
“其它地方都很好，我改了两处。告诉他们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牢牢掌握批邓的大方向。”

走廊一端。姚明力和韩小方两个拐弯向楼梯走去。

姚明力：“小方，你出国留学的事吹就吹了，只要你爸爸没倒，怎么都好办。”两人走着。

江涛（画外音）：“小方。”

姚明力回身挥着手：“噢，是江涛啊，再见。”又转身对小方：“小方，晚上我等着你啊。”

小方：“好！”小方走过来。

江涛：“小方你怎么来了？”

小方：“有点事。”

江涛指着姚明力背影问小方：

“你了解他吗？”

小方：“姚明力，怎么啦，工人出身，留过苏，业务上有两下子，对我满关心。”

江涛拉过小方：“小方！你和他接触可要警惕呀！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，一个人如果不愿和工农划等号，那么反革命分子就可能找他划等号。”

赵大姐在一个同志送来的文件上签字：

“好，马上发下去，还要通过批邓、把生产促上去。”

旁边办公室出来一个同志说：“赵主任，北京电话。”

赵大姐：“噢。”进屋去。

江涛和打字员正在打印文件。老耿兴冲冲地：“老江，你在这儿啊，到处找你，咱们黄河水利机械厂的全体工人一致建议，把省里各系统批邓大会放在黄河大坝上召开，用放水排沙的钢铁事实来批判邓小平。”

江涛：“好啊，咱们想到一块去了。”把手搭在老耿肩上一边走边说：“这样，咱们是又报喜，又批邓。”（停下）

老耿：“咱们来个先放水后发言。”

江涛：“好啊！”

打字员（画外音）：“老江。”

江涛向打字员身边拿起材料，兴奋地说：“好！让黄河给咱们助威。”

赵昕办公室。江涛推门进来。

赵昕放下红色电话机对江涛说：“毛主席、党中央一再打招呼，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站在斗争的第一线，带头揭发批判。党中央对干部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啊……可惜韩凌是一句也听不进去，昨天我又找他谈了一次，还是那老样子。毛主席指示一发表，他就躺倒不干了。”

江涛：“哼！我看他是一搞修正主义就拚命，一搞社会主义就生病。说是生病，可比上班还忙，最近宋秘书一天到晚四处活动。”

赵主任：“他们这种不正常的活动绝不是孤立的，是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密切相关的，你看这是最近的敌情动态，（推江一人，赵画外音）阶级斗争是越来越复杂了。”

韩凌躺在躺椅上看敌情动态。

宋彬（入画）：“韩书记，乔伯仁、薛教授都说有事不能来，现在他们是越来越难请了。”

韩：“哼，鼠目寸光，他以为我们完蛋了吗！小平同志还在工作嘛，北京天安门前活动起来了。我们这儿火药味也很浓了……”

宋彬翻着动态：“是啊，韩书记，你看，这份敌情动态，说姚明力经常找韩小方。”

韩：“哦。”

姚明力、韩小方走上楼梯进入地下室，十几个人围在桌旁大吃大喝，烟气腾腾。

他们看见姚明力：“唉，委员长回来了。”

姚明力带着韩小方在桌前头：“介绍一下，这是韩书记的公子，韩小方。”

彪子醉醺醺地走向小方：“小方，还认得彪子我吧，过去咱们一块疗养、避暑……哼，文化大革命一搞清查，我老子成了他妈的叛徒，这回又轮到了你爸爸。”

老克走过来，对小方说：“哎，我说韩小方啊，请你参加我们的拯救四化委员会，咱们一块跟他们干。”

小方颓然坐下。

老克：“委员们，现在省委韩书记的姿态对我们很有利啊。”

姚明力：“老克，咱们的事业成功之后，你这个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可以换成部长的桂冠啦。”

老克：“我早就盼着这一天啦。”

推油印机的家伙：“事成之后先绞死江涛。”

小方万分恐惧地站起来。他脸色煞白，满脸浸出冷汗。

(画外音):“对,绞死他!对,绞死江涛!”

姚明力凑上前威胁地:“怎么,害怕了!”

小方:“你不是说要我来讨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吗?”

姚:“书呆子!”

彪子失声狂笑。

彪子:“四个现代化,首先是权,(他晃晃手中的小本子)天安门前已经行动起来了,我们也要在中央老邓的旗帜下大干一场。”

小方痛苦万分,他想起江涛的话。

江涛(画外音):“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,一个人如果不愿和工农划等号,那么反革命分子就可能找他划等号。”

小方不由打了个寒战,急走出画。

小方急步走上楼梯。

姚明力:“站住。”

彪子盯着小方。

姚明力:“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回家,明天早晨统统上大坝。”

晴空万里。横幅会标《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》。大坝上,人山人海,彩旗林立。

几个小伙子敲锣打鼓。另一座龙门吊上写着“痛击右倾翻案风”。人流穿过画面。

宏伟的大坝。

指挥所内。

江涛在对讲器前发话：“同志们，为了确保泄流排沙的成功，我们在大会召开之前，再进行一次检查，请各组报告准备情况。”

对讲器喇叭回答：

“吊车准备完毕。”

“观测仪准备完毕。”

“水文测量准备完毕。”

江涛：“好！预备——”（画外音）一声怪叫：“不许开闸。”

坝上。彪子一身农民打扮，头包羊肚巾，他扒着龙门吊的一根横梁喊着：“不许开闸，（拉）乡亲们，他们打开隧洞底孔，这山坡就要倒塌，大坝就要垮，黄河下游几个县就会房倒屋塌，全被黄河淹没，我们大家可就全完了。”

小平头等：“这是江涛一手造成的。”

几个社员议论：“啊，那怎么得了。”

大闯蹬上高台：“同志们，他这完全是造谣。”

文：“我们试验了好几百次，大坝决不会垮。”

众：“对，不会垮。”

小方喊到：“大闯！”欲冲上前，被姚明力、老猫拦住，姚明力示意另一个人看住小方。（急出画）

姚进画，在龙门吊上：“乡亲们，我是省委的，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。打开隧洞底孔，大坝就要垮。韩书记为了关心大家的生命财产，从国外进口了挖泥船，可江涛就是不

让用。”

众议论。

老耿：“姚明力！挖泥船的事儿是省里走资派韩凌按着邓小平的旨意，用了大量石油向外国买了几条破船，根本不实用。我说姚明力，这一点，你是很清楚的。今天你又提挖泥船是别有用心。”

群众拥护耿师傅。

姚明力：“别听他的，韩书记为了让大家过好日子，可江涛的目的是打击老干部。”

群众：“你胡说。”

姚：“同志们，今天的大会要由我们拯救四化委员会主持。”

群众愤怒。

耿：“姚明力，下来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沈牛：“四化委员会是什么东西。”

彪子等一伙反革命分子拚命地鼓噪着：“四化委员会好。”

宋：“想不到大坝上闹起来了，看起来群众还是很拥护您啊！”

韩站起来拿着望远镜望着远方：“江涛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”

指挥所，江涛正在打电话：“对、对，是的，赵主任，他们已经公开亮出拯救四化委员会的旗号。”

赵主任回话：“嗯，他们在省委楼前也活动起来了。嗯，对，我们按照省委会预定的方案采取措施，好！”

大坝指挥所里。

江涛：“好！”放下电话。

大闯跑进来：“老江，马上出动民兵，把那些坏蛋抓起来。”

江：“要抓，但不是马上。”

大闯：“那现在怎么办？”

江思考，走过大闯：“有些群众受蒙蔽，两类矛盾混杂在一起，越在这个时候，越要冷静。（上前走到大闯跟前）你想想，（两人往前走）他们为什么这样猖狂地破坏批邓大会，为什么抬出韩凌。”

大闯：“老江，你是说走资派是后台。”

江：“是的，他们的心脏是在党内，我们只有首先揭露走资派，才能教育那些受蒙蔽的群众，然后孤立一小撮反革命，给予无情镇压。”

大闯：“好！”（转身要跑）

江：“大闯，你马上通知民兵指挥部，让各单位民兵集合待命。我马上去大坝。”

大坝上。

姚明力、彪子、老猫等站在主席台上鼓噪着：“江涛哪儿去了，有胆量的站出来。”

“打死江涛，打死他。”

江（画外音）：“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众人闪开，江涛铁塔般地出现在人中，他赫眉虎眼、咄咄逼人。

反革命分子吓得踉跄滚下台。

群众哄然大笑。

小方惊喜，他瞄了一下两边盯梢的人，思索。

江涛：“谁派你们来的。”

彪子拨开人群上前：“我是黄河两岸贫下中农的代表。”

小方窜上去，揪下彪子的头巾，露出油光光的大背头。

小方：“你是反革命。”

彪子回身抓住小方的脖领。

群众和反革命分子扭打。

小方飞起一拳。

拳头打在彪子的右腮上，彪子被打出画面。

彪子倒地。

群众和反革命扭打。

江涛上台拿起话筒：“同志们，同志们，现在我代表省委宣布，他们的所谓‘拯救四化委员会’是非法的反革命组织。他们今天的活动绝不是孤立的，这几天北京天安门前的一伙反革命暴徒也是这样干的。”

大闯入画：“谁敢在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闹事，就打倒谁！”

卓玛站入画：“谁敢在天安门前闹事，我们翻身农奴决不答应！”

老耿：“坚决镇压反革命！”

田大娘：“保卫党中央！”

肖红：“保卫毛主席！”

小方扑向江涛痛悔地：“老江，我错了。”

群众高呼：“保卫党中央！保卫毛主席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！”“嘀嘀”——一辆红旗轿车驶过画面，轿车驶到群众中停下。

车门打开，韩凌走下轿车，宋彬尾随其后，暴徒高呼：“坚决拥护韩书记！”

“韩书记是我们的贴心人。”

韩走过人群，看到姚明力、彪子被群众反手扭住。姚明力高喊：“韩书记，江涛镇压革命群众。”

韩打着官腔：“不要抓人嘛，放开他们。”

暴徒挣扎之后高呼：“坚决拥护韩书记的领导。”

韩走上讲台，宋彬立即给他打开阳伞。

暴徒高呼：“欢迎韩书记讲话。”

韩：“同志们，我来晚了一步，出现了这样的局面，我是有责任的。今天的大会，是省委批准召开的，因此，任何干扰这次大会的做法都是错误的！”

彪子：“他妈的，怎么他也唱这个调。”

姚明力：“你懂个屁，好好听着。”

韩：“群众中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乃至错误的意见，应该允许自由辩论嘛。”（江涛走上来）

江：“你这是在为敌人讲话。我们决不给反革命分子以

言论自由！”

韩：“江涛同志，一个新干部要学会正确对待群众运动，这方面我是有教训的。”

江：“去年，七、八、九大刮右倾翻案风，你对革命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，你说过要正确对待群众吗？今天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要夺共产党的权了，你倒说是群众运动，你保护的到底是哪个阶级的人。”

突然，两张传单从他们眼前飘下。

江抬头仰望。

天空上飘落各种各样的传单。

群众抬头看传单。

大闯（入画）抬头一看。（出画）

沈牛等跟着跑去。

大闯、沈牛等跑上天梯。

龙门吊上，两个暴徒在撒传单。大闯上前抓住一个暴徒，沈牛等抓住另一个暴徒。

搏斗。彪子拔出匕首。大闯刚毅的脸。搏斗。大闯把彪子打出天梯。

主席台旁的凉棚里。

江涛抓起电话机，韩凌按住电话。

江涛：“坝上一旦出现反革命闹事，立即出动民兵镇压，这是省常委会上的决定。”

韩凌：“你们这个决定根据哪一条？”说着走向大坝围墙，转回，他声嘶力竭地叫嚷着：“这是违反党纪国法的。”

江涛：“根据哪一条？马克思的书上，列宁的书上，毛主席的书上，都写着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，这就是我们的党纪国法。没有这一条护身，无产阶级就要掉脑袋，这是历史的教训。”

周老师拿着一叠传单从群众中走上前，说：“老江，你看这些反动传单，太恶毒了，这是他们的告全省同胞书。”

江看韩的态度。

韩凌不屑地转过头去。

江涛（看完传单）：“韩凌他们书写反动传单，恶毒攻击毛主席，分裂党中央，公开拥护邓小平，这是什么革命群众？！”把传单摔在桌上，拿起电话：

“全体民兵立即出动！”

汽笛长鸣。

民兵全副武装列队跑步出厂门口。

于梅带队，民兵迎镜头出画。

王坚带民兵冲出校门。

两排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，驾驶跨斗摩托，**急驰而来。**

大火映红窗户。

窗外，一片噪杂声。

赵主任坐在办公桌前，打电话：“好，江涛同志，要坚决地镇压。这里的暴徒也很猖狂，我们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。”

焚烧的汽车。暴徒们拿着火把继续在点火，群众和暴徒们扭打起来。

几个群众拉着两个民兵跑上大楼。

民兵、公安人员荷枪包围暴徒。

暴徒们纷纷举手投降，丢下匕首、传单、手榴弹、燃烧瓶等。

王坚：“走，押下去。”

解放军押着暴徒。

大坝上，民兵押着姚明力、彪子等通过愤怒的人群。

民兵们押着一伙坏蛋，在主席台前集中。江涛：“同志们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想在中国大地上制造匈牙利反革命事件，他们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自取灭亡。今天的事实，教育我们一定要深入批邓，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。否则，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依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他们就可以公开地用暴力向无产阶级夺权。最近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：“搞社会主义革命，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，就在共产党内。”

韩凌、宋彬依旧忿忿不平。

江涛（画外音）：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走资派还在走。”

宋彬：“江涛这是针对你的。”

韩凌：“江涛，我要向中央控告你。”

江涛：“你说的中央，无非是邓小平。但是决定中国命运的，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英雄人民。”

群众高呼：
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“坚决镇压反革命！”

“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！”

几辆卡车驰来，打头的一辆站着赵主任和几个敲锣打鼓的小伙子。

卡车停在主席台前。赵主任喊：“江涛同志。”

江涛迎上去：“赵大姐。”

赵大姐（兴奋地）：“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，党中央毛主席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项决议。”

江涛：“太好了，马上宣读。大家安静，现在宣布中央决议。”

赵主任走至话筒前：“同志们，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，党中央、毛主席发布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项决议。

第一，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。”

群众高呼口号：

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赵主任继续宣读：“第二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。”

韩凌失魂落魄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

江涛振臂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王坚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文教授、周老师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大闯、肖红、卓玛、沈牛、小方高呼：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乔伯仁、薛教授呼口号：“热烈拥护中央两项决议！”

王坚和同学们高呼：“把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！”

群众欢呼。

江涛和赵大姐高呼：“坚决拥护中央两项决议！”

江涛：“同志们，我们英雄的革命人民，就象那奔腾不息的黄河怒涛，它把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污泥沉沙都冲进汪洋大海，让我们世代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开展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对资产阶级的大反击！开闸！”

大坝底孔，施工隧洞，巨大的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，雷霆万钧之力喷涌而出。

24

25

26

27

28

29

30

31

32

33

34

35

36

37

38

39

40

41

42

43

44

45

46

47

48

49

50

51

52

53

54

55

56

57